

鉄骨頭

陳登科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書號: 00159

鐵 骨 頭

著 者: 陳 登 科

出版者: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合肥市德勝門優勝宮

印 刷 者: 地 方 國 營 合 肥 印 刷 廠

合肥宿州路一六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安 徽 分 店

開本: 787×1092 1/32 (肥)0001—5,100

印張: 2 9/16 1955年7月第 一 版

字數: 58,000 195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 二角六分

安徽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零零貳號

前記

出這本小小的集子，能說明什麼呢？又有什麼意義呢？讀者們拿到它，一定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的，它的確不能給人更多的東西。我在這裏，除向讀者致以歉意外，還加以說明，這裏邊所寫的東西，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作品，僅是我從不識字到寫小說的過程中的一些素材，是一些殘遺的素材。

我開始學習寫作，第一篇是寫的幾十個字的短消息，隔有兩年，才寫了「孩子們」，那時我還不知什麼叫文藝，當它發表後，別人說它叫散文，我才知道，我是在創作了，也正因為寫了它，引起領導上，在創作這方面，更加注意對我的培養和教育，使我能走上文學戰線，成為文學戰線上小小的戰士。

我想從這本集子裏，回答讀者三個問題：

第一：經常有人寫信給我，問我「杜大嫂」是如何寫出來的，「活人塘」是怎樣寫的，還有人問我，寫東西的人，是不是都有天才。我想，在這本小集子裏，可以回答這些問題了。我並沒有什麼寫作天才，我是普通的農村的種田漢、扛大槍的戰士，而我所以能走上文學崗位上來，是黨給我的培養，是好多同志的血汗。當我不識字的時候，趙靜塵同志，就一字一字教我讀書認字，當我調到鹽阜大眾報去做工農記者的時候，我還記得鹽阜大眾的主編秦加

林同志，在黨的支部大會上，再三提出，黨對我的培養問題，並在支部大會上做出決定，指定錢毅同志專門負責，具體幫助我，在我每寫一篇新聞或一篇通訊，事先經錢毅同志幫助我研究結構，寫好經他修改，連我每天看什麼書，都幫我訂好計劃。當錢毅同志犧牲後，黨支部又指定由路汀同志來幫助我，使我刻骨難忘的事實，是路汀同志患着胃潰瘍，他在臨死之前不久，還一手撫着肚子，緊緊抵在桌角上，咬着牙，忍着痛，一個字一個字的，幫助我修改「鐵骨頭」。我寫好「杜大嫂」的時候，也是陳允豪的肺病嚴重的時候，他把我帶到他家裏，一面和我研究，一面幫助我修改；「活人塘」是趙樹理同志幫我修改的。當我寫了「淮河邊上的兒女」時，幫助我的人更多了……不，還有，還有一些熱心的同志，他們還通過合作的方式，具體的給我的幫助，「楊家山回家了」，「花忠貴和他的大牝牛」，這兩篇東西，就是浴海和星甫兩人和我合寫的。這一切事實，就是我要回答讀者的話，我的小說，是編輯編出來的，我的天才，就是好多同志的心血，集體的智慧。我還沒有寫出更好的作品，我的作品還有好多缺點，那是我還沒有真正完成黨所交待我的任務，我的勞動還不够刻苦，學習還不努力，我更希望讀者們，從這方面給我更多的指責。

第二：有人說我在開始寫小說，出篇就是好幾萬字，沒有寫過短小的東西，這樣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寫「杜大嫂」之前，我是寫過近百篇的小通訊、小唱、快板，我是從三五十個字的小東西寫出來的，我像莊稼地裏的一株玉米一樣，經老農種下種子，慢慢生出芽來，經好多老農追肥上料，薅呀，鋤呀，才慢慢的生長大的。

第三：有人問我，當時寫作的動機。我的動機，有什麼好說的呢？我做夢也沒有想過，

715.12
441

我還能成爲一個文藝戰士，更沒有想到什麼「作家」這兩個字。我開始寫東西的動機，就是當時在敵後堅持，自己要說的話。在抗日戰爭時，有無數的英雄好漢，爲着自己民族的生存，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扛起槍桿，和敵人鬥爭；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統治階級，竊取人民的勝利果實，向人民頭上開刀，人民要生存，要自由，要和平，要幸福，就要和封建統治階級鬥爭。在我的一身中，是和好多人民一樣，是嚐過敵人的苦辣的，我也親身經歷過這些鬥爭，我更親眼看到，自己好多的戰友，爲着人民的利益，集體的事業，流盡他們最後一滴血。要問我的動機，我就是要揭露敵人的罪惡，我要喊：要生存的人，扛起槍，打敗敵人！

作者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於合肥

目錄

前記

孩子們

——建大附設幼稚園巡禮

五百塊抗幣

鐵打的漣城

活埋的故事

敵人「剿」不了人民的心

——通過蔣軍封鎖線速記

鐵骨頭

我怎過意呢

鐵打的蕭吳氏

人就是藏身洞

報仇

償命啦

驗屍

(一)
(六)
(八)
(一二)
(一五)
(一八)
(二六)
(二九)
(三二)
(三五)
(三九)
(四四)

花忠貴和他的大牝牛.....(四八)

楊家山回家了.....(五五)

就這樣渡過了災荒.....(六二)

紅旗小隊.....(七二)

.....(二六)

.....(二八)

.....(一五)

.....(二二)

.....(八)

.....(六)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孩 子 們

——建大附設幼稚園巡禮——

從淮城到清江，運河邊上有個板開鎮。一到了板開東街，多遠就望見前面青豔豔，烏洞洞，一所高大新嶄嶄的瓦房。走到跟前，只聽裏邊一陣陣的尖溜溜吃奶的歌聲，到跟前一看，原來是建大附師設的幼稚園。再走進去一看，真喜的人心癢，幾十個小娃娃，如蝴蝶一樣，跳跳蹦蹦，不曉得有多好玩，全是一色水的，大的五六歲，小的三四歲，一個個臉都白胖發紅真喜死人呀。

兒童們的生活，真是幸福極了，每天吃四頓飯，早晚吃牛奶，一次餅乾水菓。他們的課堂宿舍裏的設備，叫人看到伸舌頭，佈置得真漂亮。那些一小組一小組的小床排的一整二齊，上面掛着雪白的小帳子，枕頭手巾被子，摺疊得服服貼貼的連一條浪紋都找不到。在那粉得發亮的牆上，耀人眼花的紅綠標語漫畫裏，現出一排排掛着很小的紅柄子牙刷和學習小本子。他們生活緊張活潑，早晨六點鐘聽到哨子一響，兒童們就爬起來了，洗臉刷牙呀，上課呀，遊戲呀，唱歌呀，講故事呀，都是很有秩序的進行，晚上八點鐘聽了熄燈哨，兒童們各自趕忙爬上小床去睡覺，再聽不到噦噦咕咕的聲音了，像這些三四歲的小孩子，人說吃飯不知飢和飽，睡覺不知那頭低，連尿尿都不曉得，就能訓練他們養成集體生活習慣，真是世

界上少有。

小孩子送到幼稚園來的時候，乍乍離開媽媽，哭起來，不管什麼人也沒法把孩子哄好。孩子朱建華，他媽媽把他送來，中飯後看他媽媽走了，他就睡在地下放賴打滾，哭喊要他的媽媽，先生們好容易哄他不哭，後來幾天孩子們一塊過得好，他就不想媽媽了。有一次請假家去，才三天就硬要家裏人把他送回來。先生問他：「你家去怎三天就來啦！」他很快活的回答：「家裏不好，沒人玩，沒人講故事！」再提「家去」兩字談也不談了。

「鍋不熱，餅不靠」，「父不疼，子不孝」，這兩句話實在不錯，幼稚園的先生，看到有小孩送到園裏來，都歡喜死了。對小孩子的撫養照顧和愛護，比孩子親生媽媽還親熱、還盡心；教育孩子，都是真實生動的革命故事，使每一個小孩都被熱烈的愛情所感動，把先生就當着媽媽叫喊了。有個六歲的小孩陳路定，一天跑到先生房裏，頭往先生懷裏一鑽，就親親熱熱的問：「陳先生，我叫你什麼呀？」陳先生聽了這話很覺奇怪，不知是什麼意思，回答他：「你叫我先生啦！」「嘿，嘿，不，不，先生不好！」「你叫我大姑吧！」「我不，我不，我家有大姑，她不喜歡我，我不要大姑，我不要！」先生被纏沒主意了，「那你叫我什麼呢？」他很親乖疼人的，一把抱住陳先生：「我姓陳，我媽媽也姓陳，你也姓陳，我叫你媽媽，媽曖！媽曖！」可是這位年紀輕輕的先生，被他幾聲媽媽一喊，反有點難為情了，「媽，曖！不好，不好，你不是有媽媽嗎？」「嘿，嘿，那媽媽不好，你是我媽媽，你是我媽媽，我就叫你媽媽。」

三十二個小孩子，按年齡分成甲乙兩組，共有八個小組，每組兩個嫗姆，專門來照顧小

孩子。但是這些媒姆，都是農村裏的土大娘，對兒童的撫養和教育，新辦法很少，她們在家是弄慣的一套硬辦法，對小伢子三句不投就把眼一翻，狠起來，恐嚇恐嚇，欺騙欺騙的老一套。可是這種恐嚇欺騙教育，使小孩子越教育越糊塗，爲了糾正這種壞的舊作風，把媒姆與兒童聯系起來教育，替媒姆上課，專門研究小孩子要怎樣保養，吃多吃少，怎樣使小孩子不受冷受熱，說明不能拿恐嚇欺騙一套辦法來教育小孩子，一定要拿真情實際的新辦法來教育，漸漸引導孩子能自覺認識到好壞。替兒童上課、唱歌、講故事，讓媒姆在旁聽，學會了一套新本領，下課隨時隨地做先生，繼續教育小孩子，這樣一來呀，媒姆與兒童，都得到學習了。

另外，先生教育小孩子，都是拿活生生的實際例子，啓發小孩子恨那些害人類的毒蟲和反動派，愛人類和對人類有益的東西。先生在黑板上畫了一個蚊子和蒼蠅，孩子問先生：「這是什麼東西？」「這是蚊子，那是蒼蠅，會咬人，會害人。」「我們要打死牠！」孩子們齊聲的答出來了。先生又畫一架飛機，「你們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在洪亮的喊聲中，孩子們的小拳頭，握得格吱吱的舉起來了！「牠來，牠來！牠來我們打死牠！」像這些教育材料既實際，又更加深了他們對反動派及危害人類的東西的仇恨心！因爲蚊子平時老會咬他們，吃蒼蠅爬過的東西他們會生病，聽到飛機聲音，他們要跑到防空洞裏去躲，而這些東西在他們心裏早已萌芽仇恨的種子了。你再畫把孩子們看，再講把孩子們聽，而他們對這些害人東西認識更明顯了，也知他們的敵人是從那裏來的。

這些孩子每週要帶到周圍老百姓家去看一次，使他們實際了解到窮苦農民是怎樣生活，

地主是怎樣生活，由他們自己來分析。在外面看了一轉子回來，大家就開會討論了，有的孩子說：「什麼話啦！那些小孩子怎沒得我們吃的好啣？」有的說：「我們是媽媽把錢的。」有的說：「不是的，公家把我們吃的。」有的反問：「那公家爲什麼要把我們吃呢？」有的說：「是歡喜我們，看我們好玩。」有的說：「不是的，不是的，要我們長大幹革命，打倒反動派！」有的說：「那些瓦房家裏人爲啥吃得好，那小房子裏的人，怎麼吃不好呢？」像他們這樣很詳細的研究，互相辯論，一直到最後才由先生來替他們做結論。在他們幼小的腦子裏，已認識到世界爲什麼不平等了。孩子們那懂得生產呢，當然更不曉得農民生產的苦處，看到老百姓長的瓜呀，向日葵呀，說是花，就亂拔來家玩。先生們爲防止孩子們妨害老百姓生產，就提倡自己生產，每天都帶孩子們去種菜種瓜，孩子一懂得生產好處啦，不但不去拔人家的東西，自己生產也非常認真，偷偷摸摸把伙伙房的菜都拿去栽。看到老百姓做蓆子，做蒲包，各人都學做蓆子，做蒲包，弄了很多柴簍子，蒲草，埋頭生產，做好一個，歡天喜地的拿去賣把先生，若沒錢把，一定要先生打個錢條子把他。幾天當中，先生房裏，就堆一小堆子。孩子們都要跟先生們要錢了，先生爲着鼓勵他們生產情緒，對他們講，你們生產的錢還留替你們生產，替你們買雞蛋，雞蛋孵出小鷄子，小鷄再下蛋，以後就變成無數的雞蛋了，孩子們一聽更高興生產了。

先生每天要講兩次小故事給孩子們聽，講的都是經過選擇了的很有趣味的革命英勇故事，這些又是他們常能看到的，聽到的。講毛主席的故事，就指着毛主席的像，講毛主席領導人民革命精彩故事；要談反內戰的故事，也根據許多英勇戰鬥的小故事來談。先生講完一

個故事，孩子們就喊起來了：「我們長大去打反動派，去呀！去呀！」

孩子個個都學會唱很多的歌子，會跳舞；會演戲。「四四」兒童節，在板閘鎮民大會上演螞蟻搬豆子，把看的人笑得捧着肚子彎着腰。孩子們真是裝什麼像什麼，一個孩子裝做豆子，睡在地下，別的七八個圍在一堆做螞蟻，由一個出去找食吃，在地下爬呀爬的，一下看見豆子，就拚命拖呀，拖呀！拖不動回去了；轉眼之間，一團螞蟻溜溜都爬出來了，七手八腳，把裝豆子的小孩子抬得飛跑。很多老百姓當時看到都伸舌頭，很驚奇的說：「乖乖，真演的神呀！到底怎樣學的，我家裏小伢子爲啥那麼笨呢！這些小伢子長大一定能做大事呀！」

一九四六年三月於淮安城

正百與莊

五百塊抗幣

淮城河下鎮有一個惡霸張立本，鬼子住在淮城的時候，他把招的女婿，送到偽獨立大隊當小隊長，他有錢有勢，在河下橫行霸道，欺人沒底，去年新四軍解放了淮城，老百姓出頭了，寒里頭同他算賬，在算賬當中，有一個小姑娘，名叫錢振祥，今年才十八歲，新四軍一解放淮城，她就做河下鎮婦女紡織工會長，工作非常積極，鬥爭張立本就是她發動起來的。當時共算出二十五石大米，張立本在會上也滿口承認了，並且當時還把五石；其餘的他東躲西溜，一直拖到現在。前幾天他的花頭來了，拿了五百塊錢抗幣到錢振祥家來，對錢振祥的媽媽說：「錢大媽！這五百塊錢，送把你家錢大姐，請她替我家那事情抗一下子，能過得了，我再送兩担米把你儂吃。」錢振祥的母親聽了說：「張大爺呀！這事不能哪！聽說現在新四軍做事的人，和過去不同了，不受人家私呵！我家那伢子，現在跑工作，直行衝出去了，不聽我話了，還請你儂自己同她說吧！」張立本又說：「錢大媽呀！有幾個姑娘不聽媽媽的話，只要老天做下主，何怕江山不太平哪！只要你儂出力就會成功了。」這位老奶奶，被他幾鬼幾弄，把五百塊錢就收下來了。天晚，錢振祥在淮城總工會裏開會回到家裏，她母親笑嘻嘻的說：「閨娘！張立本送五百塊抗幣來把你用，請你替他家那事情抗抗呢！」錢振祥聽了這話，一嚇一跳說：「媽媽！錢你是不是收下來了。」她媽媽說：「在我這塊呢！」

她慌了，就跑到媽媽跟前把錢拿過來說：「媽媽！我們過去受人家罪，還未受够嗎？現在新四軍把我們從罪坑裏才救出來，難不成我們幾個月好日子一過，得又想受罪了嗎！你女兒今年才十八歲，年紀輕輕的，將來革命的前途，比這五百塊錢高得萬倍萬倍呢！這五百塊錢我是不要的，我明天把這五百塊錢送到公家去。」她媽媽一聽，慌了，上前一把抱住錢振祥說：「不能哪！動也動不得啦！你實在不要，我明天還把人家，你要送到公家去的話，媽媽無論如何也不讓你。快！快拿出來，你要不聽媽媽的話，媽媽就和你拚得了。你在地方做工作，盡做仇人，就不怕將來被人殺頭嗎？」錢振祥說：「媽媽！你要曉得，我在地方做工作，是爲大家不受人罪的呀！這又叫什麼仇人不仇人呢？就是做仇人，我也不怕呵！做革命工作還怕死嗎？怕死得不革命了。你不要怕這些話，你不問這件事情吧！」那曉得她媽媽是死腦筋，盡抱死話說，釘住閨娘吵，錢振祥好容易才打通她媽媽思想。她第二天一早，就把五百塊錢送到總工會。當天淮城開八千多工人大會，主席把這件事情一報告，個個伸舌頭，都誇贊錢振祥刮刮叫。

一九四六年五月

鐵打的漣城

担 心

我們住在離漣水城沒多遠的鄉下，轟轟的大砲聲，呼呼的機槍聲，不分日夜的響。數十架飛機，天天不住來往轟炸掃射，每個砲彈、炸彈、槍彈，都像丟在人民的心上，人民擔憂着漣水城，是不是被殺人的蔣介石軍隊佔去了？老百姓是不是又要過鬼子二皇的倒頭日子了？大家日夜担心着，晚上陪也睡不着，半夜裏爬起來到外面聽聽，巴望槍聲越打越遠就好了。

喜 訊

十月二十六號五更頭，聽到槍聲遠了；早晨看到的飛機也沒有以前凶了。到中飯過後，三三兩兩就往城裏去摸信，一轉回來的時候，沒有走到莊頭就喊起來：「這下子入他媽媽的中央軍，死得差不多了，黃河北的中央軍整死乾淨了。」莊上人聽到歡喜得直跳，說：「我說的，入媽媽的來送死的呀！」一剎時，這個勝利消息傳下幾十里去了。

回 家

二十七號一早，逃在鄉下的城裏人，一趙一趙趕回家去望望；我們也跟着人羣進城。進

了城，滿眼都是炸彈塘，爬過無數碎磚碎瓦堆子，轉幾個彎子，就到了一天以前的血戰場——南門。

剛走出城門口，突然後面轟通一下，把幾個當地女同志一嚇一跳，回頭一望，城頭上幾個戰士在笑着說：「不要怕，是我們才從敵人那裏繳來的炸彈，打着玩的。」聽到這話，大家都笑了。

前 線

順着戰士們的工事向前走，勝利的戰士們都在皮呀！跳呀！笑呀！有的揚開嗓子在唱歌，有的團在一堆在讀新來的鹽阜日報，「平漢前線新勝利，我軍解放新樂車站」的新聞，大家讀得真有味。隔河敵人掃過來一陣機槍，我們的戰士們滿不在乎的喊道：「喂！你打高了，打不到咱們，不要瞎費子彈，多留些繳給我們用；是好的，就再過來拚拚刺刀吧！」敵人聽了屁也不敢放。

一堆一堆的糊牆框子，地下躺着一堆一堆的敵人死屍；我們的戰士帶了民伏在埋這些蔣家狗的臭體；河裏浮着四個敵屍，我們的戰士笑嘻嘻的指着其中一個屍體說：「這個傢伙，就是機槍手，剛把機槍往上一架，想打我們，就被我們一刺刀戮死了。」

血 債

蔣家軍對老百姓是殘毒無比的，在堆頂上，有位賣草鞋的韓老頭子，今年五十多歲了；

被蔣軍對腰戮兩刺刀，身上的破棉襖被刺刀拖出兩大塊肉和棉花來；褲子上半截已經變成紅褲子了。韓老頭死後還捨不得他的窮家，兩手把一隻小桌腿抱緊緊的。

死 猪

有一家人家三隻大肥猪全挨蔣軍戮死了，最大的有一百六十多斤；這些蔣軍沒有撈到吃，就像猪一樣的被我們英勇的戰士戮死了。戰士指着死猪說：「這三口猪不知是哪家的，這家老百姓再不回來弄，猪要臭了。」

賣 國

在敵人一個機槍陣地裏，有半斗子空彈壳，兩個鐵箱子，裏邊子彈一封封好好的，上面印着：「無條夾，美造七九步槍尖彈二十發。」一位民兵拾起來一看罵道：「入媽！蔣介石這個賣國賊死不要臉，前後把汪精衛這塊招牌扛住！」

在前哨陣地上，一個蔣軍傷兵躺在那裏哼，軍衣上番號是「剛毅部隊上等兵鄭良均」；因為蔣介石的飛機大砲機槍不脫在頭上響，我們的担架隊不好去抬。我們前哨有個戰士怕他受涼，弄一條棉花胎替他蓋好好的；吃飯時候端了碗去餵他，一顆敵人的砲彈打在身邊烟直冒，這個蔣介石的上等兵嘆口氣罵道：「噯！我當了幾年中央軍，看樣子還要挨中央砲彈打死哩！」